

1605-

军统见闻

赵长金

4 7
92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河南省博爱县委员会

博 爱 文 史 资 料

政 协 博 爱 县 委 员 会
学 习 文 史 资 料 征 集 研 究 委 员 会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一 月

批准机关 焦作市新闻出版管理办公室
书 号 豫内资料准印通字焦新发第077
印 刷 河南省博爱县印刷厂
印 数 1—1500册
工 本 费 元
邮 编 454450

编者的话

本辑作者赵长金（1916——1990）系博爱县张茹集村人。早年曾任国民党叶县警察局长和中央保密局中校组织干事等职，长期从事军统特务工作，有罪于党和人民。

解放后，经过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长期教育，他翻然自新，愿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教育后人。1985年被县政协聘请为文史资料撰稿员，他抚今追昔，奋笔直书写下四万余字的资料，揭露了反动与腐朽的军统内幕，有些情况鲜为人知，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现将其遗稿汇集成册，供各界人士参阅。

编 者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副主任	皇甫珍森			
委员	贺名文	李应芳	程玉平	宋金鼎
	杜金萍	豆德华	宋继光	唐开宝
	孙家忠			
主编	豆德华			
副主编	宋继光			
责任编辑	皇甫珍森	唐开宝		
校对	原友东	邱志豪		

目 录

一、叶落归根·····	(1)
二、军统兰训班之回忆·····	(11)
三、看刘藩的下场知戴笠其人·····	(12)
四、忆同窗好友毋梦斌·····	(21)
五、历史的鉴证人——孙元辅同学·····	(24)
六、忆窦少军的一幕悲剧·····	(27)
七、抗战时期一品场检查所·····	(29)
八、忆军统局特政班·····	(33)
九、张国焘为戴笠出谋划策·····	(36)
十、西北特侦站内幕情况·····	(38)
十一、西北特联站成立始末·····	(49)
十二、离奇的追踪间谍案·····	(57)
十三、战后军统在豫活动侧记·····	(61)
十四、毛人凤与特警班同学会·····	(65)
十五、叶县解放前后·····	(70)

叶落归根

我名赵长金，字韵石。1916年生，河南省博爱县张茹集乡张茹集村人。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二期毕业。

1937年芦沟桥事变。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举国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展开全面抗战。平汉线战场，为刘峙（绰号飞腿将军）指挥失误，退至郑州，日寇长驱直入，豫北形势岌岌可危！当时我在武昌中华大学念书，思家心切，旋即弃学返家。征求双方父母同意，我同洁芬相偕赴咸阳，暂住叔父赵文彬家中。准备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献身党国！在面安曾先后遇见高崇学、靳登举、刘凤铎、马文玉、徐其治、刘元凯、刘长毅和马文彩等同学。见面所谈无非是对时局的看法和个人前途等问题，都认为抗战形势很好，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只要我们以持久战略，坚决抵抗下去，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刘凤铎到西安邮政局工作，靳登举投入国民党干训团，高崇学、马文玉分别奔向延安，刘元凯赴新疆，徐其治在西安参加文工团，刘长毅考入陕西省医专，马文彩在面民党军队当医官，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1938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西安行营成立政治训练班，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我因洁芬身怀有孕，不能远离，即投入该班大学部学习。同年，戴笠在兰州设立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向胡宗南要人才，由于训团保送我们一百余名男女同学转到兰训班

受训，我参加警政系学习。1940年5月毕业。从此，走上了反革命道路，长期从事军统工作，历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一品场检查所上尉检查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第五科少校总务股长、西安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局员、河南省叶县警察局局长、保密局特警班同学会中校组织干事等职。最后到南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1949年5月南昌解放前夕，携眷逃到樟树，脱离了军统组织。

回顾我参加军统工作，感慨万千。1947年冬，我从叶县抵达郑州，目睹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中原大地无一片净土。戴笠死后，即有树倒猢猻散之感！考虑到自己的命运，将要与国民党同归于尽！可是在那时心还不死，对军统改组后的保密局——由蒋介石亲手指挥的特务组织，思想上仍存有幻想。1948年春，徐哲甫（原名徐敬明），沁阳柏乡人，我俩结有金兰之交，情同手足，他由郑州绥靖公署调往保密局，彼此约定：他先到局里给我活动，人事关系打通后，我再离开河南。不久，魏毅生（郑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博爱县北西尚人）和于华亭（河南省政府警务处秘书）以国大代表身份，飞往南京。他们对我的工作都能臂助。如此条件，前景仍然可观。

1948年4月，洛阳第二次解放后，解放军继续向东推进，郑州形势突然紧张，我在叶县任警察局长未经辞职，即仓猝离开河南，另作打算。

到南京，首先拜访了黄逸公（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和赵斌成（保密局人事处副处长），徐哲甫又领我见了主管人事科长。回家写了一份自传，要求派到交警总局工作。开始还比较顺利，如愿以偿。请了两桌客，多数是有关人事方面

的同事。以为交警总局人事室主任和两位人事科长，都是前后期同学，在局里有黄逸公和徐哲甫的支持，凭自己的资历，希望在京沪或沪杭线上谋个分段长职位，问题不大。不久，杨蔚（河南省政府警务处长）到南京，对我的工作十分关注，亲笔给交警总局局长周文龙，写了一封介绍信，请他优惠关照我。不料因此而碰了个钉子，弄巧成拙，倒使人事室一时不好处理。事后才听说，周文龙认为是杨蔚私人介绍的，没有通过组织关系，害了我几个月没有工作。

在南京我同徐哲甫住是一座房子。他告诉我：有一次，蒋介石的警卫组（该组是保密局派去专门保卫蒋介石的贴身卫士）出了个督察缺，督察室和人事处会签我递补该缺，秘书长龚其武都同意了，转手就是毛人凤决定的时刻，出人意料，他会批“籍贯不合，另选”六个大字。我对此很气愤！现在用人能以“籍贯”作标准，岂不是天大笑话吗？一个同学曾诙谐的说：“怪你生的地方不佳！”

军统在戴笠时代，没有官僚习气，不分宗派关系。戴笠死刚过二年，毛人凤继任局长，高级干部分浙江、湖南两大派；科级以上干部分临训班、兰训班、息训班，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简直成了官僚、封建、宗派混杂一体的衙门。将戴笠生前的“军统家风”完全败坏了。

1948年冬，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预感到形势不妙，即暗示毛人凤将保密局在京的内外勤家属，两批迁送浙江衢州，一旦情况危急时，便于转移。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庆祝1949年元旦的训词中，对国家和时局忧心忡忡，矛盾百出，消息传出后，众说纷纭，人心不稳。物价一日三涨，群众抢米时有发生，整个南京呈现出恐怖状态。

元月中旬一天上午，我忽然接到洁芬由衢州发来一封电报，说她肺病复发，望我见电速往！随即找哲甫商议，决定当天下午起身赴衢州，如果一时不能归来，电告请假，一切由他代办。抵衢州的当天傍晚去见岳霞英，她二话没说，先问我：“南京有变化吗？”我说：没有，临来时毅生叫我给您带来一封信，她接信又说：“不会吧！刚才接毅生来电，说南京有变化，他不日即来！”她把电报给我看，果然不差。当时我感到非常惊奇！顿时，大家都来询问情况，把我弄得莫名其妙。这消息象晴天霹雳心里忐忑不安，一夜没有合眼。

翌晨，还未起床，敬暄来叫我，说他哥哥刚到家，叫我去见他。我同洁芬一进门，他从床上坐起来说：“真巧！你走的第二天夜里十一点钟毛先生从国防部开会回来指示：叫将局本部各科室的工作人员尽量精简，减下去的人和在京待命的交给人事处，一律派到外勤各单位，限明天上午十二点以前处理完毕。改编后的人员，由黄逸公负责领队迁往广州办公。同学会只剩两个人，将你派到什么地方，一时查不出来。你在京的东西，我都给你带来了。关于工作问题，我曾要求黄逸公，经过衢州时，先叫你们坐车去广州，工作另想办法。他怕别人有意见，没有同意。我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我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话还未讲完，洁芬插了一句：“真称得老奸巨滑！怪你对他太实心了”！他又接着往下谈：正好！见杜长城也在局里，我和他商量你的问题。他很慷慨，愿意叫你帮助他。我的意见，你跟杜长城比到别的地方好一些，他是兰训班最出色的人物，和你一期同学，关系也差不多。他的人，现在正在苏州整训，他是我

们团体中最可靠的一支武装力量！他不会离开毛先生的。我要不是岗位离不开，也高兴和他在一起。今后情况还不知怎样变化，必要时我也要去，我们还会到一起的。他看我神色反常，他的眼睛也红润了。

早晨就在他家吃早饭。饭后，敬瞻跟我们回家收拾行李，两家一起到车站候车，保密局的专车还未到来，东去的客车先到衡州，他们把我送上车，洁芬和秀贞泪流不止，依依难舍。别后因行迹不定，彼此都不了解通讯地点，从此中断了关系。1986年，我在焦祥会见市人大代表秦午基和郊区政协委员王子英两位同学，获悉徐哲甫现任台湾省安全处处长，于华亭、周大贵都身居要职。刘艺舟、魏毅生病死台湾。人生沧桑，不尽感慨！

为了生活问题，寻个落脚点，去找杜长城。开始尚有勇气，但是到了苏州，思想不由产生了悲观！考虑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困难，不过，这些问题都难不倒，最可怕的是：这条路走到尽头怎么办？杜长城能靠得住吗？靠！仅仅是一时，永远谁也靠不住。既然到了这里，还得去见他。当我硬着头皮去见他时，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来，住在那里？又说：关于你的问题，哲甫已经向我谈过了。现在有个参谋缺，暂时先干。现在这里集中有两个大队，较远的一个大队，现在路上走，等他们到来，就开往上海。房子我交代人给你找。你刚来，先休息几天，有困难找我解决。中午还留我同车到他的公馆共进午餐。寄人篱下，没有受到冷遇，尚表欢迎，很不错了。但是，我对这个地方和他的工作，从内心里不感兴趣。

1949年春节前夕，刘文会从南京到苏州，获知我的

工作被派到南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派令交于华亭带到衡州。魏毅生任上海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于华亭任上校参谋。即时和洁芬商议：一致认为：战云密布，一触即发！我又不适应这一工作；洁芬胆小，又将要分娩，经不起恐吓，决定离开苏州去南昌。

由于旅途往返，折腾一个月才到南昌，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而重要的是，稽查处编制上的职位，已都被人捷足先登了。处长詹黎青为我的工作问题，亦感作难。此次到南昌，真叫时乖运蹇，不幸的遭遇，接踵而至。发现皮箱途中被窃，我病甫愈，洁芬产后患脑膜炎住院抢救，尔后三个孩子轮流生病，工作待命，生活困难；直至南昌情况紧急，洁芬还未康复，把我弄的焦头烂额，一言难尽！

和平谈判决裂后，解放军渡江南下，南昌告急，人人自畏！稽查处已成无政府状态。詹黎青公开表示：同仁愿去者去！留下的上山打游击！我因拖家带眷，囊空如洗，一筹莫展，拿不定主意，情况越来越紧急！突然一天早晨，稽查处一位同事紧急通知：要走赶快收拾行李，现在赣江警察局往赣州撤退，船还未开。我决定首先离开危境，到樟树。下一步再往湖南衡阳。去找全顺东李培基（他是洁芬姑夫），赶到码头，船上已上满了人。人声喧杂，拥挤不堪！南昌离樟树一百八十里，因船只负荷过重，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樟树。找着了协盛全，幸蒙诸乡亲热情相助，方得停留下来，至此，我在反革命道路上走到了尽头！接着解放军一枪没发解放了樟树。

曾几何时，抗战伊始，大敌当前，我国家民族之命运，遭到空前浩劫！为了救亡图存，抱着满腔热忱，投入抗日运

动，以身报国！只是自己一脚踏错，走上歧途，坠入泥坑，不能自拔。结果理想化为泡影，现在成了个黑人！早晚总有一天会走上历史的绞刑台！遗臭万年！株连亲友，祸及满门，父母妻子儿女为我担忧，谁都不怨，只怪个人！

1950年6月16日，我得知人民政府实行宽大政策，便携带家眷，乘坐支迁车由樟树经武汉回到老家。因为解放前所作所为，心怀内疚！没脸再见父老乡亲，无奈叩别年迈双亲，只身外逃。随后，洁芬领着幼儿昆阳寻到商丘。为了生活，同到山东夏镇（今微山县城），以摊贩为生。1951年春，在镇反运动中，恐怕暴露身份，洁芬返家，我往西北逃命！更名赵芳。辗转流离，九死一生，度过了十五个年头的漂泊生活。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可是，对我来说，确有度日如年之感！日日夜夜，提心吊胆，没有睡过一个甜蜜的觉。人生在世，儿女情长，曾两度冒险返家探亲。每次阅读书报，必须回顾无人注意，才敢学习片刻。记得一次，我在新疆维亚车站，给一个旅客扛了个大包袱，走到派出所门前，他把我领进去，报告我偷了他的钱包。这才使我从惊心吊胆地精神状态，恢复了平静，同着所长我理直气壮的说：“我虽然穷，可不是小偷！行李房到这里不过百米远，时间不到十分钟，叫他说，我一个人，又没接触他的身体，怎么会偷他的钱？请检查我的身上有没有他的东西。”所长叫他再详细摸摸身上，结果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钱包。类似这样的例子，或者怀疑我是小偷的，就有三四回。

1960年8月，我以盲流的身份，在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公社南门庵大队板申房子生产队插队落户。干部和群众都没有觉察我过去当过特务，没有暴露真正的身份。但

是，难言的秘密只有我自己清楚。

在人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的。

1963年冬，四清运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始。我认为：这是我交待问题的时候了。那怕杀头，也不愿再背着比死还痛苦的历史包袱，过黑人的生活了。下定决心，交待问题。事先把仅有的一丈布证送给别人，换了二斤烟叶，准备坐牢！在工作组马志凯进队的第二天，我主动地找到他交待了身份。当天往家发了一封信，告诉亲人，勿庸牵挂。遵照指示写了一份自传，陈述我的履历和要求，听候处理。

在运动中，我没受到歧视，一如既往，每天晚上参加学习，马志凯还叫我给社员代笔写书面检查或者其他材料。家庭得知我坦白自首的消息后，我妻王洁芬千里迢迢到内蒙探望我，住了两个月，工作组热情款待，问寒问暖，并给予帮助，使我衷心感激！我要求学习，他们慷慨应允，借给我毛主席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一本《社会主义教材汇编》，我在他们的指导和教育下，思想觉悟日渐提高。驻队工作组马志凯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代表党和政府对我作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管对我进行怎样考验，我是经得起的。因为我是真诚实意要求改造的。马志凯赐予我的朋友般的鼓励和帮助，对我的改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时候我只有一个信念，要求尽快定案，及至判处死刑，罪有应得，亦无怨言！

1964年12月17日，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里程碑，永志难忘地再生日。那天下午，大队党支部书记到我房里坐了片刻，出去不到五分钟，进来两个中年人，其中一个因公

社武装部的。手执短枪冲着我，问了我的姓名后，随即带上手铐。把我带到队部办公室，那里坐有一位民警，口音是博爱人。一目了然，这是原籍公安局要我回去的。由于我思想早有准备，所以当时态度坦然，并未感觉惊惧！当场宣布拘留证，叫我签名盖章时，是下午四点十分钟。生产队备了一匹马，驮着我的行李，我跟他们一行到白灵潭公社。次日起程，一路顺风，于二十日下午十二点到达博爱县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见同犯们精神舒畅，谈笑自若，那种无拘无束的表现，我感到非常愉快。按时作息，都能自觉地遵守狱规。院内严肃幽静，如果不是出入不自由的话，就象一所学校。我在政府的指引帮助下，把以往的问题，一吐为快！统统地笔供出来。经过核对落实，从侦讯到定案，不到一年，案情就结束了。判决后，我的大女儿丽君初次探监问我：“判你多长时间？”我说：“十五年”！他觉得出乎意外，大惊失色！我安慰她：“不要紧！我争取五年，最多十年，回家和你们团圆。”

曾记，早在二十年前，我在看守所，即怀有一种不知是否正确的想法，在此附带一提，意思是：为了报答党和人民挽救之恩，我愿意将自己的亲身感受介绍给在台湾海外的同学们，希望他们好好地想一想个人前途以及国家前途的大问题，猛醒归来。刑满回来后，又几次要求，均未实现。可能因为军统这个庞然大物，臭名昭著，党不能不作慎重考虑。我也决不为此患得患失！在县看守所将近一年半，管教干部赵长士最善于体现党的人道主义政策。他不怀成见，象“良师益友”一样，使犯人皆受其惠！至今印象还深！

1966年5月，投入劳动改造，正赶上“文化大革

命”。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关方面外调材料，我自然毫不保留的一一贡献出来。还向政府揭发了解放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凤楼企图叛变投敌的行为。1970年6月30日，河南省公安厅，提我到郑州纬四路十号看守所，进一步对我进行教育三个月。返回新乡建材厂，不久，减刑五年。于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宽释出狱，带帽抵家参加农业生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我摘掉了帽子，我在大队召开的摘帽大会上，站在领导和人民群众面前，百感交集，声泪俱下，不知该说什么好。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是党挽救了我。从今天起，我才敢在群众面前说话了。感恩载德，没齿难忘！我从反动立场回到人民的怀抱，应该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的人道主义教育。

1985年春，皇甫珍森同志邀我到博爱县政协担任撰稿员。曾写过《军统见闻》草稿六篇，还有几篇尚未定稿。愿在有生之年，贡献微薄之力。

我今年逾古稀，对国事无能为力，欣逢盛世，特别自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齐心协力，奋发图强，四化建设，蒸蒸日上，国共三次合作，祖国统一在望，死亦冥目！

1987年8月28日

军统“兰训班”之回忆

1938年秋，我由西安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转学到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种警察训练班（以下简称“兰训班”）受训。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但记忆犹新。这所学习班是军统戴笠继湖南临澧特训班之后，设在大西北的又一座名副其实地特工专业训练班。

“兰训班”座落于兰州桥南街滨临黄河铁桥的一座古庙，这座庙宇后澆紧邻城墙。因房舍不敷使用，后来又将城里的一座破城隍庙扩并过来，将城墙开了一个眼洞，恰好衔接一齐，可容纳一千余人，于是“兰训班”诞生了。

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副主任马志超未到职（马当时任职甘肃省警察局长），后由教育长刘藩升任副主任。下设教务组、政训组、总务组和一个大队部。辖三个男生中队和一个女生区队。此外还设有会计室、庶务室、医务室、警卫室。王孔安任副主任后，又设了一个小食堂。颇为讲究，各类烟酒果品、荤素小吃，应有尽有。经理钱寿彭，对内营业，但实际上是为官长服务的。1940年夏，戴笠到“兰训班”主持一期毕业、二期开学典礼期间，一次训话中把王孔安狠狠地责斥一顿。骂他是官僚主义作风，不配当领导干部！只图享受，不顾影响云云……小食堂当日被砍，一时传为笑柄。

“兰训班”的教育宗旨是：忠于国民党、忠于蒋介石，毕生为国献身！训练班计划分为前后两期。前三个月为军事训练，后三个月着重专业知识教育。按其所学，分系授教。